景德傳燈錄　廿七廿八

日

日之函入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七

宋沙門道原纂

禪門達者雖不出世有名於時者十人

寶誌禪師金陵人也姓朱氏少出家止道林寺修習禪定宋太始初忽居止無定飲食無時髪長數寸徒跣執錫杖頭擐剪刀尺銅鑑或挂一兩尺帛數日不食無飢容時或歌吟詞如讖記士庶皆共事之齊建元中武帝謂師惑衆收付建康獄既旦人見其入市及檢獄如故建康令以事聞帝延於宮中之後堂師在華林園忽一日重著三布帽亦不知於何所得之俄豫章王文惠太子相繼薨齊亦以此季矣由是禁師出入梁高祖即位下詔曰誌公迹拘塵垢神遊冥寂水火不能焦濡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理則聲聞以上譚其隱淪則遯僊高者豈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何其鄙陋一至於此自今勿得復禁帝一日問師曰弟子煩惑何以治之師曰十二識者以爲十二因緣治惑藥也又問十二之旨師曰旨在書字時節刻漏中識者以爲書之在十二時中又問弟子何時得靜心修習師曰安樂禁識者以爲禁者止也至安樂時乃止耳又製大乘讃二十四首盛行於世（餘諸辭句與夫禪宗旨趣冥會略錄十首及師製十二時頌編于別卷）天監十三年冬將卒忽告衆僧令移寺金剛神像出置于外乃密謂人曰菩薩將去未及旬日無疾而終舉體香軟臨亡然

一燭以付後閤舍人吳慶以事聞帝歎曰大師不
復留矣燭者將以後事囑我乎因厚禮葬于鍾山獨
龍阜仍立開善精舍敕陸倕製銘於冢內王筠勒碑
於寺門處處傳其遺像焉初師顯迹之始年可五六
十許及終亦不老人莫測其年有徐捷道者年九十
三自言是誌外舅弟小誌四年計師亡時蓋年九十
七矣敕謚妙覺大師

善慧大士者婺州義烏縣人也齊建武四年丁丑五
月八日降于雙林鄉傅宣慈家本名翕梁天監十一
年年十六納劉氏女名妙光生普建普成二子二十
四與里人稽亭浦漉魚獲已沈籠水中祝曰去者適
止者留人或謂之愚會有天竺僧達磨（時謂嵩頭陀）曰我
與汝毗婆尸佛所發誓今兜率宮衣鉢見在何日當
還因命臨水觀其影見大士圓光寶蓋大士笑謂之
曰鑪鞴之所多鈍鐵良醫之門足病人度生為急何
思彼樂乎嵩指松山頂曰此可棲矣大士躬耕而居
之乃說一偈曰

空手把鋤頭　步行騎水牛　人從橋上過
橋流水不流

有人盜菽麥瓜果大士即與籃籠盛去日常傭作夜

則行道見釋迦金粟定光三如來放光襲其體大士
乃曰我得首楞嚴定當捨田宅設無遮大會大通二
年唱賣妻子獲錢五萬以營法會時有慧集法師聞
法悟解言我師彌勒應身耳大士恐惑衆遂呵之六
年正月二十八日遣弟子傅暀致書于梁高祖曰
雙林樹下當來解脱善慧大士白國主救世菩薩今
欲條上中下善希能受持其上善略以虚懷爲本不
著爲宗亡相爲因涅槃爲果其中善略以治身爲本
治國爲宗天上人間果報安樂其下善略以護養衆
生勝殘去殺普令百姓俱稟六齋今聞皇帝崇法欲

伸論義未遂襟懷故遣弟子傅暀告白暀技大樂令
何昌昌曰慧約國師猶復置啓翕是國民又非長老
殊不謙卑豈敢呈達暀燒手御路昌乃馳往同泰寺
詢皓法師皓勸速呈二月二十二日進書帝覽之遽
遣詔迎既至帝問從來師事誰耶曰從無所從來無
所來師事亦爾昭明問大士何不論義曰菩薩所説
非長非短非廣非狹非有邊非無邊如如正理復有
何言帝又問何爲眞諦曰息而不滅帝曰若息而不
滅此則有色有色故鈍若如是者居士不免流俗曰
臨財無苟得臨難無苟免帝曰居士大識禮曰一切

諸法不有不無帝曰謹受居士來旨曰大千世界所有色象莫不歸空百川叢注不過於海無量妙法不出眞如如來何故於三界九十六道中獨超其最視一切衆生有若赤子有若自身天下非道不安非理不樂帝黙然大士辭退異日帝於壽光殿請誌公講金剛經誌公曰大士能耳帝請大士大士登座執拍板唱經成四十九頌大同五年奏捨宅於松山下因雙檮樹而創寺名曰雙林其樹連理祥煙周繞有雙鶴棲止太淸二年大士誓不食取佛生日焚身供養至日白黑六十餘人代不食燒身三百人刺心瀝血

和香請大士住世大士愍而從之承聖三年復捨家資爲衆生供養三寶而説偈曰

傾捨爲羣品　奉供天中天　仰祈甘露雨
流澍普無邊

天嘉二年大士於松山頂遶連理樹行道感七佛相隨釋迦引前維摩接後唯釋尊數顧共語爲我補處也其山忽起黃雲盤旋若蓋因號雲黃山時有慧和法師不疾而終嵩頭陀於柯山靈巖寺入滅大士懸知曰嵩公兜率待我決不可久留也時四側華木方當秀實欻然枯悴陳太建元年己丑四月二十四日

示衆曰此身甚可厭惡衆苦所集須愼三業精勤六度若墜地獄卒難得脫常須懺悔又曰吾去已不得移寢牀七日有法猛上人持像及鐘來鎮于此弟子問滅後形體若爲曰山頂焚之又問不遂何如曰愼勿棺斂但壘甓作壇移屍於上屏風周繞絳紗覆之上建浮圖以彌勒像處其下又問諸佛涅槃時皆說功德師之發迹可得聞乎曰我從第四天來爲度汝等次補釋迦及傅普敏文殊慧集觀音何昌阿難同來贊助故大品經云有菩薩從兜率來諸根猛利疾與般若相應卽吾身是也言訖趺坐而終壽七十有三尋猛師果將到織成彌勒像及九乳鐘留鎮之須臾不見大士道具十餘事見在晉天福九年甲辰六月十七日錢王遣使發塔取靈骨一十六片紫金色及道具至府城南龍山建龍華寺寘之仍以靈骨塑其像

衡嶽慧思禪師武津人也姓李氏頂有肉髻牛行象視少以慈恕聞于閭里嘗夢梵僧勸出俗乃辭親入道及稟具常習坐日唯一食誦法華等經滿千徧又閱妙勝定經歎禪那功德遂發心尋友時慧聞禪師有徒數百（聞禪師始因背手探藏得中觀論發明禪理此論卽西天第十四祖龍樹大士所造）

遂遙遙禀龍樹乃往受法晝夜攝心坐夏經三七日獲宿智通倍加勇猛尋有障起四支緩弱不能行步自念曰病從業生業由心起心源無起外境何狀病業與身都如雲影如是觀已顛倒想滅輕安如故夏滿猶無所得深懷慚愧放身倚壁背未至間豁爾開悟法華三昧最上乘門一念明達研練逾久前觀轉增名行遠聞學侶日至激勵無倦機感寔繁乃以大小乘定慧等法隨根引喩俾習慈忍行奉菩薩三聚戒衣服率用布寒則加之以艾以北齊天保中領徒南邁値梁孝元之亂權止大蘇山輕生重法者相與冒險而

至塡聚山林師示衆曰道源不遠性海非遥但向已求莫從他覓覓即不得得亦不眞偈曰

頓悟心源開寶藏　隱顯靈通現眞相
獨行獨坐常巍巍　百億化身無數量
縱令偪塞滿虚空　看時不見微塵相
可笑物兮無比況　口吐明珠光晃晃
尋常見說不思議　一語標名言下當

又偈曰

天不能蓋地不載　無去無來無障礙
無長無短無青黄　不在中間及内外

超羣出衆太虚玄　指物傳心人不會

其他隨叩而應以道俗所施造金字般若法華經時衆請師講二經隨文發解復命門人智顗代講至一心具萬行有疑請決師曰汝所疑乃大品次第意耳未是法華圓頓旨也吾昔於夏中一念頓發諸法見前吾既身證不勞致疑顗即諮受法華行三七日得悟（顗即天台教主智者大師如下章出焉）陳光大六年六月二十三日自大蘇山將四十餘僧徑趣南嶽乃曰吾寄此山止期十載已後必事遠遊吾前身曾履此處巡至衡陽值一處林泉勝異師曰此古寺也吾昔曾居傳掘之

基址猶存又指巖下曰吾此坐禪賊斬吾首尋得枯骸一聚自此化道彌盛陳主屢致慰勞供養目為大禪師將欲順世謂門人曰若有十人不惜身命常修法華般舟念佛三昧方等懺悔期于見證者隨有所須吾自供給如無此人吾即遠去矣時衆以苦行事難無有答者師乃屏衆泯然而逝小師靈辯號叫師開目曰汝是惡魔吾將行矣何驚動妨亂吾耶癡人出去言訖長往時異香滿室頂暖身輭顏色如常即太建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也壽六十有四凡有著述皆口授無所刪改撰四十二字門兩卷無諍行門兩

卷釋論玄隨自意安樂行次第禪要三智觀門等五部各一卷並行於世

天台山修禪寺智者禪師智顗荊州華容人姓陳氏母徐氏始娠夢香煙五色縈遶于懐誕生之夕祥光燭于隣里幼有奇相膚不受垢七歲入果願寺聞僧誦法華經普門品即隨念之忽自憶記七卷之文宛如宿習十五禮佛像誓志出家怳焉如夢見大山臨海際峯頂有僧招手復接入一伽藍云汝當居此汝當終此十八喪二親於果願寺依僧法緒出家二十進具齊乾明元年謁光州大蘇山慧思禪師思一見乃謂曰昔靈鷲同聽法華經今復來矣即示以普賢道場說四安樂行師入觀三七日身心豁然定慧融會宿通潛發唯自明了以所悟白思思曰非汝弗證非我莫識此乃法華三昧前方便初旋陀羅尼也縱令文字之師千萬不能窮汝之辯汝可傳燈莫作最後斷佛種人師既承印可太建元年禮辭往金陵闡化凡說法不立文字以辯才故晝夜無倦七年乙未謝遣徒衆隱天台山佛隴峯有定光禪師先居此峯謂弟子曰不久當有善知識領徒至此俄爾師至光曰還憶疇昔舉手招引時否師即悟禮像之徵悲喜

交僕乃執手共至庵所其夜聞空中鐘磬之聲師曰
是何祥也光曰此是揵椎集僧得住之相此處金地
吾已居之北峯銀地汝宜居焉開山後宣帝建修禪
寺割始豐縣租以充衆費及隋煬帝請師受菩薩戒
師爲帝立法名號總持帝乃號師爲智者師常謂法
華爲一乘妙典蕩化城之執教釋草庵之滯情開方
便之權門示眞實之妙理會衆善之小行歸廣大之
一乘遂出玄義曰釋名辨體明宗論用判教相之五
重也名則法喩齊舉謂一乘妙法卽衆生本性在無
明煩惱不爲所染如蓮華處于淤泥而體常淨故以

爲名此經開權顯實廢權立實會權歸實如蓮之華
有含容開落之義華之蓮有隱現成實之義亦謂從
本垂迹因迹顯本夫經題不越法喩人單複具足凡
七種（單三複三具足一）攝一切名妙法蓮華卽複之一（法譬）也
（爲複）名以召體體卽實相謂一切相離實相無體故宗
則一乘因果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可尊尚故用則力
用以開廢會之義有其力故然後判敎相者以如來
一代之說總判爲五時八敎五時者一佛初成道爲
上根菩薩說華嚴時二爲小機說阿含時三彈偏折
小歎大褒圓說方等時四蕩相遣執說般若時五會

權歸實授三乘人及一切衆生成佛記說法華涅槃時八教者謂化儀四教卽頓漸祕密不定也化法四教卽藏生滅四諦通無生別無量圓也無作四諦唯法華圓理乃至治生産業一色一香無非實相該三世如來所演聲敎其致四正三接廣如本敎捨此皆魔說故教理既明非觀行無以復性乃依一心三諦之理眞俗中示三止三觀一一觀心念念不可得先空次假後中離二邊而觀一心如雲外之月者此乃別教之行相也嘗云破一切惑莫盛乎空建一切法莫盛乎假究竟一切性莫大乎中故一中一切中無假無空而不中空假亦爾卽圓教之行相如摩醯首

羅天之三目非縱橫竝別故第十四偈龍樹菩薩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卽是空亦名爲假名亦名中道義斯與楞嚴圓覺經說奢摩他三摩鉢底禪那三觀名自雖殊其致一也達磨大師以心傳心不滯名數直爲上上根智俾忘筌忘意故與此教同而不同智者禪師窮理盡性備足之門故與禪宗異而非異也三觀圓成法身不素卽免同貧子也尚慮學者昧於修性或墮偏執故復創六卽之義以絕斯患一理卽佛者十法界衆生下至蟭螟同稟妙性從本以來常住清淨覺體圓滿一理齊平故執名相者不信卽心卽佛翫此而生信也二名字卽佛者雖理性坦平而隨流者日用不知必假言教外熏得聞名字生信發解故起信論云以有妄想心故能名義自此已下簡暗證者三觀行卽佛者既聞名

開解要假前之三觀而返源故圓教外凡也圓觀五陰爲不思議境即五品位大師示居此位別教十信及藏通教皆名資糧位四相似即佛者觀行功深發相似用故內凡也圓伏無明入十信鐵輪位不斷見思惑至七信以去見思惑自隕得六根清淨如法華經云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云云思大禪師示居此位若別教乃地前三十心也藏通皆名加行位楞嚴經唯識論三十心後別立四加行名位雖同詮旨迥異惟通悟者善巧融會五分眞即佛者三千心開發得眞如用位位增勝故發圓初住即銅輪位也如龍女一念成佛現百界身從此轉勝乃至等覺位凡四十一心盡見眞因分位雖殊圓理無別若別教即名十地藏通皆言見道位六究竟即佛者無明永盡覺心圓極證無所證故妙覺也起信云始本不二名究竟覺仁王名寂滅上忍也別教權佛調對圓行第十一位耳藏通二教佛可知如上六位既皆即佛不屈不濫通具法

報化三身爲正三寶三德屬對交絡乃至十種三法含攝無遺偈云道識性般若菩提大乘身涅槃三寶德一一皆三法隨居四土爲依四土者一常寂光法性土也法身居之身土相稱二實報無障礙攝二一受用也自受用土報佛自居他受用土登地菩薩所居三方便有餘四淨穢同居並爲應化土也地前菩薩二乘凡夫所居其實則非身非土無優無劣爲對機故假說身土而分優劣師得身土互融權實無礙故三十餘年晝夜宣演生四種益具四悉檀悉徧也檀翻名施禪師之法徧施有情隨根得益如云世界悉檀生歡喜益云云門人灌頂日記萬言而編結之總目爲天台教別卽分諸部類法華玄義文句大小止觀金光明仁王淨名涅槃請觀音十六觀經等又四教禪門凡百餘軸歷代付授盛于江浙隋開皇

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帝遣使詔師將行乃告門人曰吾今往而不返汝等當成就佛隴南寺一依我圖侍者曰若非師力豈能成辦師曰乃是王家所辦汝等見之吾不見也師初欲建寺於石橋禪寂見三神人皁幘絳衣從老僧謂師曰若欲造寺今非其時三國成一當有大力施主與師造寺寺成國即清宜號爲國清言訖不見開皇十八年帝遣司馬王弘入山依圖造寺方應前讖師二十一日到剡東石城寺百尺石像前不進至二十四日顧侍者曰觀音來迎不久應去時門人智朗請曰不審何位何生師曰吾不領衆必淨六根損已利他復預五品耳五品弟子即法華三昧前方便之位與思大禪師皆語冥符命筆作觀心偈唱諸法門綱要訖趺坐而逝壽六十臘四十弟子等迎歸佛隴巖大業元年九月煬帝巡幸淮海遣使送弟子智璪及題寺額入山赴師忌齋到日集僧開石室唯覩空榻時會千僧至時忽剩一人咸謂師化身來受國供師始受禪教終乎滅度常披一壞衲冬夏不釋來往居天台山二十二年建造大道場一十二所國淸最居其後及荊州玉泉寺等共三十六所度僧一萬五千人寫經一十五藏造金銅塑畫像八十萬尊事迹甚廣如本傳

泗州僧伽大師者世謂觀音大士應化也推本則過

去阿僧祇殑伽沙劫値觀世音如來從三慧門而入
道以音聲爲佛事但以此土有緣之衆乃謂大師自
西國來唐高宗時至長安洛陽行化歷呉楚間手執
楊枝混于緇流或問師何姓卽答曰我姓何又問師
是何國人師曰我何國人尋於泗上欲構伽藍因宿
州民賀跋氏捨所居師曰此本爲佛宇令掘地果得
古碑云香積寺卽齊李龍建所創又獲金像衆謂然
燈如來師曰普光王佛也因以爲寺額景龍二年中
宗遣使迎大師至輦轂深加禮異命住大薦福寺帝
及百官咸稱弟子與度慧儼慧岸木又三人御書寺

額普光王寺三年三月三日大師示滅敕令就薦福寺漆
身起塔忽臭氣滿城帝祝送師歸臨淮言訖異香騰
馥帝問萬迴曰僧伽大師是何人耶曰觀音化身耳
乾符中諡證聖大師皇朝太平興國中太宗皇帝重
創浮圖壯麗超絕

萬迴法雲公者虢州閿鄉人也姓張氏唐貞觀六年
五月五日生始在弱齡癡傲如狂鄉黨莫測一日令
家人灑掃云有勝客來是日三藏玄奘自西國還訪
之公問印度風境了如所見奘作禮圍繞稱是菩薩
有兄萬年久征遼左母程氏思其音信公曰此甚易

爾乃告毋而往至暮而還及持到書隣里驚異有龍
興寺沙門大明少而相狎公來往明師之室屬有正
諫大夫明崇儼夜過寺見公左右神兵侍衛崇儼駭
之詰旦言與明師復厚施金繒作禮而去咸亨四年
高宗召入内時有扶風僧蒙演者甚多靈迹先在内
毎日迴來迴來及公至又日替到當去迨旬日而演
卒景雲二年乙亥十二月八日公卒于長安醴泉里
壽八十時異香氤氳舉體柔輭制贈司徒號國公葬
事官給三年正月十五日窆于京西香積寺

天台豐干禪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居天台山國清寺
剪髪齊眉衣布裘人或問佛理止答隨時二字嘗誦
唱道歌乘虎入松門衆僧驚畏本寺廚中有二苦行
曰寒山子拾得二人執爨終日晤語潛聽者都不體
解時謂風狂子獨與師相親一日寒山問古鏡不磨
如何照燭師曰冰壺無影像猨猴探水月曰此是不
照燭也更請師道師曰萬德不將來教我道什麼寒
拾俱禮拜師尋獨入五臺山巡禮逢一老翁師問莫
是文殊否曰豈可有二文殊師作禮未起忽然不見
趙州沙彌舉似和尚趙州代豐干云文殊文殊
後迴天台山示滅初閭丘胤
出牧丹丘將議巾車忽患頭疼醫莫能愈師造之曰

貧道自天台來謁使君閭丘且告之病師乃索淨器
呪水噴之斯須立差閭丘異之乞一言示此去安危
之兆師曰到任記謁文殊普賢曰此二菩薩何在師
曰國淸寺執爨洗器者寒山拾得是也閭丘拜辭乃
行尋至山寺問此寺有豐干禪師否寒山拾得復是
何人時有僧道翹對曰豐干舊院在經藏後今闃無
人矣寒拾二人見在僧廚執役閭丘入師房唯見虎
跡復問道翹豐干在此作何行業翹曰唯事舂穀供
僧閑則諷詠乃入廚尋訪寒拾如下章敘之

天台寒山子者本無氏族始豐縣西七十里有寒明
二巖以其於寒巖中居止得名也容貌枯悴布襦零
落以樺皮爲冠曳大木屐時來國淸寺就拾得取衆
僧殘食菜滓食之或廊下徐行或時叫噪望空慢罵
寺僧以杖逼逐翻身拊掌大笑而去雖出言如狂而
有意趣一日豐干告之曰汝與我遊五臺卽我同流
若不與我去非我同流曰我不去豐干曰汝不是我
同流寒山卻問汝去五臺作什麼豐干曰我去禮文
殊曰汝不是我同流暨豐干滅後閭丘公入山訪之
見寒拾二人圍鑪語笑閭丘不覺致拜二人連聲咄
叱寺僧驚愕曰大官何拜風狂漢耶寒山復執閭丘

手笑而言曰豐干饒舌久而放之自此寒拾相攜出松門更不復入寺閭丘又至寒巖禮謁送衣服藥物二士高聲喝之曰賊賊便縮身入巖石縫中唯曰汝諸人各努力其石縫忽然而合閭丘哀慕令僧道翹尋其遺物於林間得葉上所書辭頌及題村墅人家屋壁共三百餘首傳布人間曹山本寂禪師注釋謂之對寒山子詩

天台拾得者不言名氏因豐干禪師山中經行至赤城道側聞兒啼聲遂尋之見一子可數歲初謂牧牛子及問之云孤棄于此豐干乃名為拾得攜至國清寺付典座僧曰或人來認必可還之後沙門靈熠受令知食堂香燈忽一日爾登座與佛像對盤而餐復於憍陳如上座塑形前呼曰小果聲聞僧驅之靈熠忿然告尊宿等罷其所主令厨內滌器常日齋畢澄濾食滓以筒盛之寒山來即負之而去一日掃地寺主問汝名拾得豐干拾得汝歸汝畢竟姓箇什麼在何處住拾得放下掃帚叉手而立寺主罔測寒山搥胸云蒼天蒼天拾得卻問汝作什麼曰豈不見道東家人死西家助哀二人作舞哭笑而出有護伽藍神廟每日僧廚下食為烏所食拾得以杖抶之曰汝

食不能護安能護伽藍乎此夕神附夢于合寺僧曰拾得打我詰旦諸僧說夢符同一寺紛然牒申州縣郡符至云賢士隱遁菩薩應身宜用旌之號拾得爲賢士（隱石而逝見寒山章）時道翹纂錄寒山文句以拾得偈附之今略錄數篇見別卷

明州奉化縣布袋和尚者未詳氏族自稱名契此形裁腲脮蹙額皤腹出語無定寢臥隨處常以杖荷一布囊凡供身之具盡貯囊中入鄽肆聚落見物則乞或醯醢魚菹才接入口分少許投囊中時號長汀子布袋師也嘗雪中臥雪不沾身人以此奇之或就人乞其貨則售示人吉凶必應期無忒天將雨即著濕草屨途中驟行遇亢陽即曳高齒木屐市橋上豎膝而眠居民以此驗知有一僧在師前行師乃拊僧背一下僧迴頭師曰乞我一文錢曰道得即與汝一文師放下布囊叉手而立白鹿和尚問如何是布袋師便放下布袋又問如何是布袋下事師負之而去先保福和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放下布袋叉手保福曰爲只如此爲更有向上事師負之而去師在街衢立有僧問和尚在這裏作什麼師曰等箇人曰來也來也（歸宗柔和尚別云歸去來）師曰汝不是這箇人曰如何是

這箇人師曰乞我一文錢師有歌曰

只箇心心心是佛　十方世界最靈物
縱橫妙用可憐生　一切不如心眞實
騰騰自在無所爲　閑閑究竟出家兒
若覩目前眞大道　不見纖毫也大奇
萬法何殊心何異　何勞更用尋經義
心王本自絶多知　智者只明無學地
非凡非聖復若乎　不彊分別聖情孤
無價心珠本圓淨　凡是異相妄空呼
人能弘道道分明　無量淸高稱道情
攜錫若登故國路　莫愁諸處不聞聲

又有偈曰

一鉢千家飯　孤身萬里遊
青目覩人少　問路白雲頭

梁貞明三年丙子三月師將示滅於嶽林寺東廊下端坐盤石而說偈曰

彌勒眞彌勒　分身千百億
時時示時人　時人自不識

偈畢安然而化其後他州有人見師亦負布袋而行於是四衆競圖其像今嶽林寺大殿東堂全身見存

諸方雜舉徵拈代別語

障蔽魔王領諸眷屬一千年隨金剛齊菩薩覓起處不得忽因一日得見乃問云汝當於何住我一千年領諸眷屬覓汝起處不得金剛齊云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如是而住 法眼舉云障蔽魔王不見金剛齊即且從只如金剛齊還見障蔽魔王麼

外道問佛云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禮拜云善哉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外道去已阿難問佛云外道以何所證而言得入佛云如世間良馬見鞭影而行 玄覺徵云什麼處是世尊舉鞭處 雲居錫云要會麼如今歸堂去復是阿誰 東禪齊拈云什麼處是外道得入處衆中道世尊良久時便是舉鞭處恁麼會還得[illegible]

緊那羅王奏無生樂供養世尊王敕有情無情俱隨王去若有一物不隨王即去佛處不得又無厭足王入大寂定王敕有情無情皆順於王如有一物不順王即入大寂定不得 雲居錫云有情去也且從只如山河大地是無情之物作麼生說亦隨王去底道理

罽賓國王秉劍詣師子尊者前問曰師得蘊空否師曰已得蘊空曰既得蘊空離生死否師曰已離生死曰既離生死就師乞頭還得否師曰身非我有豈況於頭王便斬之出白乳王臂自墮 玄沙云且道斬著斬不著 玄沙云

大小師子尊者不能與頭作主玄覺又云玄沙恁麼
道要人作主不要人作主若也要人作主蘊郎不委
若不要人作主玄沙恁麼
道意在什麼處試斷看

泗州塔頭侍者及時鎖門有人問既是三界大師爲什麼被弟子鎖侍者無對法眼代云弟子鎖大師鎖法燈代云還我鎖匙來又老宿代云吉州鎖虔州鎖

或問僧承聞大德講得肇論是否曰不敢曰肇有物不遷義是否曰是或人遂以茶盞就地撲破曰這箇是遷不遷無對法眼代撫掌三下

樂普侍者謂和尚曰肇法師制得四論甚奇怪樂普曰肇公甚奇怪要且不見祖師侍者無對法燈代云和尚什麼處見雲居錫云什麼處是肇公不見祖師處莫是有許多言語麼又云肇公有多少言語

有兩僧各住庵尋常來往偶旬日不會一日上山相見上庵主問曰多時不見在什麼處下庵主曰只在庵裏造箇無縫塔子上庵主曰某甲也欲造箇無縫塔就庵主借取樣子曰何不早道恰被人借去也法眼舉云且道借伊樣子不借伊樣子

有婆子令人送錢去請老宿開藏經老宿受施利便下禪牀轉一帀乃云傳語婆子轉藏經了也其人迴舉似婆子婆云比來請開全藏只爲開半藏玄覺徵云什麼處是欠半藏處且道那箇婆子具什麼眼便恁麼道

誌公令人傳語思大禪師何不下山教化衆生目視雲漢作麼思大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更有甚衆生可教化 玄覺徵云且道是山頭語山下語

龍濟修山主問翠巖曰四乾闥婆王奏樂供養世尊直得須彌震動大海騰波迦葉起舞菩薩得忍不動聲聞頗我只如迦葉作舞意旨如何對曰迦葉過去生中曾作樂人來習氣未斷山主曰須彌大海莫是習氣未斷否翠巖無對 法眼代云正是習氣

有僧親附老宿一夏不蒙言誨僧歎曰只恁麼空過一夏不聞佛法得聞正因兩字亦得也老宿聞之乃曰闍梨莫嗟速若論正因一字也無恁麼道了叩齒三下曰適來無端恁麼道隣房僧聞曰好一鑊羹被兩顆鼠糞汚卻 玄覺徵云且道讃歎語不肯語若是讃歎爲什麼道鼠糞汚卻若不肯他有什麼過驗得麼

僧肇法師遭秦主難臨就刑說偈曰

四大元無主　五陰本來空　將頭臨白刃

猶似斬春風 玄沙云大小肇法師臨死猶寐語

僧問老宿云師子捉兔亦全其力捉象亦全其力未審全箇什麼力老宿云不欺之力 法眼別云不會古人語

李翺尚書見老宿獨坐問曰端居丈室當何所務老

宿曰法身凝寂無去無來法眼別云汝作什麼來法燈別云非公境界

有道流在佛殿前背坐僧曰道士莫背佛道流曰大德本教中道佛身充滿於法界向什麼處坐得僧無對法眼代云識得汝

禪月詩云禪客相逢只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大隨和尚舉問禪月如何是此心無對歸宗柔代云能有幾人知

台州六通院僧欲渡船有人問既是六通為什麼假船無對天台韶國師代云不欲驚衆

聖僧像被屋漏滴有人問既是聖僧為什麼有漏天台國師代云無漏不是聖僧

死魚浮於水上有人問僧魚豈不是以水為命僧曰是曰為什麼却向水中死無對杭州天龍機和尚代云是伊為什麼不去岸上死

僧問雲臺欽和尚如何是眞言欽曰南無佛陀耶大章如菴主別云作麼作麼

江南國主問老宿予有一頭水牯牛萬里無寸草未審向什麼處放歸宗柔代云好放處

南泉和尚遷化陸亘大夫來慰院主問大夫何不哭先師大夫曰院主道得亘即哭無對歸宗柔代云哭哭

江南相馮延巳與數僧遊鍾山至一人泉問一人泉

許多人爭得足一僧對曰不較多少延已不肯乃別
云誰人欠少 法眼別云誰是不足者
有施主婦人入院行衆僧隨年錢僧曰聖僧前著一
分婦人曰聖僧年多少僧無對 法眼代云心不期滿處即知
法燈問新到僧近離什麼處曰廬山師拈起香合曰
廬山還有這箇也無僧無對 師自代云尋香來禮拜和尚
僧問仰山鬱多滿月齒缺意如何仰山曰齒缺僧擬
開口仰山曰閉口驢年也不會僧無對 南泉代側身而立
有一行者隨法師入佛殿行者向佛而唾法師曰行
者少去就何以唾佛行者曰將無佛處來與某甲唾

無對 潙山云仁者卻不仁者不仁者卻仁者仰山代法師云但唾行者又云行者若有語即向伊道還我無行者處來
僊臺感山主到圓通院相看第一座問曰圓通無路
山主爭得到來 歸宗柔代云不期又得相見
有僧入冥見地藏菩薩地藏問是你平生修何業僧
曰念法華經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為是說是
不說無對 歸宗柔代云此迴歸去敢請流通
歸宗柔和尚問僧看什麼經曰寶積經柔曰既是沙
門為什麼看寶積無對 柔自代云古今用無極
劉禹端公因雨問先雲居和尚雨從何來曰從端公

問處來端公歡喜讃歎雲居卻問端公問從何來無語有老宿代云適來道什麼（歸宗柔別云謝和尚再上）

昔有三僧雲遊擬謁徑山和尚遇一婆子時方收稻次一僧問曰徑山路何處去婆曰驀直去僧曰前頭水深過得否曰不濕腳僧又問上岸稻得恁麼好下岸稻得恁麼怯曰下岸稻總被螃蟹喫卻也僧曰太香生曰勿氣息僧又問婆住在什麼處曰只在這裏三僧乃入店內婆煎茶一缾將盞子三箇安盤上謂曰和尚有神通者即喫茶三人無對又不敢傾茶婆曰看老婆自逞神通也於是便拈盞子傾茶行

法眼和尚謂小兒曰因子識得你爺爺名什麼無對（法代云但將衣袖掩面）

法眼卻問一僧若是孝順之子合下得一轉語且道合下得什麼語無對（法眼自代云他是孝順之子）

僧問講彌陀經座主水鳥樹林皆悉念佛念法念僧作麼生講座主曰是法師道眞友不待請如毋赴嬰兒僧曰如何是眞友不待請（法眼代云此是甚法師語）

泉州王延彬入招慶院見方丈門閉問演侍者有人敢道大師在否演曰有人敢道大師不在否（法眼別云太傅識大師）

僧與佛說法有一女人忽來問訊便於佛前入定時
文殊近前彈指出此女人定不得又托昇梵天亦出
不得佛曰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人定不得下方
有網明菩薩能出此定須臾網明便至問訊佛了去
女人前彈指一聲女人便從定而起五雲和尚云不唯文殊不能出此定但恐如來也出此定不得只如教意怎生體解
誌公云每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玄沙云每日
拈香擇火不知眞箇道場玄覺徵云只如此二尊師語還有親疎也無
雲巖院主遊石室迴雲巖問汝去入到石室裏許看
爲只恁麼便迴來院主無對洞山代云彼中已有人占了

也雲巖曰汝更去作什麼洞山曰不可人情斷絕去
也
鹽官會下有一主事僧將死鬼使來取僧告曰某甲
身爲主事未暇修行乞容七日得否使曰待爲白王
若許卽七日後來不然須臾便至言訖去至七日後
方來覓其僧不見後有人擧問一僧若來時如何抵
擬他洞山代云被他覓得也
洞山會下有老宿去雲巖迴洞山問汝去雲巖作什
麼答云不會洞山自代云堆堆地
臨濟見僧來擧起拂子僧禮拜師便打別僧來師擧

拂子僧竝不顧師亦打又一僧來參師舉拂子僧曰謝和尚見示師亦打 雲門代云疑著這老漢大覺見臨濟機在

閩王送玄沙和尚上船玄沙扣船召曰大王爭能出得這裏去王曰在裏許得多少時也 歸宗柔別云不因和尚不得到這裏

僧問老宿如何是密室中人老宿曰有客不答話 玄沙云何曾密歸宗柔別老宿云你因什麼得見

法眼和尚問講百法論僧百法是體用雙陳明門是能所兼舉座主是能法座是所作麼生說兼舉 有老宿代云某甲喚作箇法座 歸宗柔別云不勞和尚如此

僧舉教云文殊忽起佛見法見被佛威神攝向二鐵圍山 五雲曰什麼處是二鐵圍山從今若有人起佛法之見吾與爾茶兩甌且道賞伊罰伊同教意不同教意

洪州大寧院上來請第二座開堂人問何不請第一座 法眼代云不勞如此

洞山行腳時會一官人曰三祖信心銘弟子擬注洞山曰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作麼生注 法眼代云恁麼即弟子不注也

法眼和尚因患腳僧問訊次師曰非人來時不能動及至人來動不得且道佛法中下得什麼語僧曰和尚且喜得較師不肯 自別云和尚今日似減

九峯和尚入江西城入問入鄽教化以何為眼九峯曰日月不曾亂法眼別云待有眼

僧問龍牙終日驅驅如何頓息龍牙曰如孝子喪卻父母始得東禪齊云衆中道如喪父母何有閑暇恁麼會還息得人疑情麼除此外且作麼生會龍牙意

僧問龍牙十二時中如何著力龍牙曰如無手人欲行拳始得東禪齊云好言語且作麼生會常時問一僧他道無手底人何更行得拳也及問伊佛法伊便休云將知路布說得無用處不如子細體取古人意好

鼓山曰欲知此事如一口劍僧問學人是死屍如何是劍鼓山曰拽出這死屍著僧應諾便歸僧堂結束而去鼓山晩間聞去乃曰好與拄杖東禪齊云這僧若不肯鼓山有什麼過若肯何得便發去又鼓山拄杖賞伊罰伊具眼底上座試商量看

有庵主見僧來豎火筒曰會麼曰不會庵主曰三十年用不盡底僧卻問三十年前用箇什麼歸宗柔代云也要知

招慶和尚拈鉢囊問僧你道直幾錢歸宗柔代云留與人增價

雲門和尚以手入木師子口曰咬殺我也相救歸宗柔代云和尚出手大殺

有座主念彌陀名號次小師喚和尚及迴顧小師不對如是數四和尚叱曰三度四度喚有什麼事小師曰和尚幾年喚他即得某甲纔喚便發業法燈代云咄叱

鴿子趁鴿子飛向佛殿欄干上顫有人問僧一切衆生在佛影中常安常樂鴿子見佛爲什麼却顫 法燈代云怕佛

悟空禪師問忠座主講什麼經曰法華經悟空曰若有說法華經處我現寶塔當爲證明大德講什麼人證明 法燈代云謝和尚證明

僧問老宿寬兮歸去來食我家園葚如何是家園葚 玄覺代云是你食不得 法燈別云汙却你口

官人問僧名什麼曰無揀官人曰忽然將一碗沙與上座又作麼生曰謝官人供養 法眼別云此猶是揀底

廣南有僧住菴國主出獵人報菴主大王來請起曰非但大王來佛來亦不起王問佛豈不是汝師曰是王曰見師爲什麼不起 法眼代云未足酬恩

僧辭趙州和尚趙州謂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莫擧 法眼代云恁麼即不去也

泗州塔前一僧禮拜有人問上座日日禮拜還見大聖麼 法眼代云汝道禮拜是什麼義

僧問圓通和尚一塵纔起大地全收還見禪牀麼圓通曰喚什麼作塵又問法燈曰喚什麼作禪牀 東禪齊云此二尊宿語明伊問處不明伊問處若明伊問處還得盡善也未試斷看忽然向伊道你指示我更要答

話又作麼生會莫道又答一轉語

玄覺和尚聞鳩子叫問僧什麼聲僧曰鳩子師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東禪齊云上座道是鳩子聲便成謗法什麼處是謗處若道不是還得麼上座且道玄覺意作麼生）

保福僧到地藏地藏和尚問彼中佛法如何曰保福有時示衆道塞却你眼教你覷不見塞却你耳教你聽不聞坐却你意教你分別不得地藏曰吾問你不塞你眼見箇什麼不塞你耳聞箇什麼不坐你意作麼生分別（東禪齊云那僧開了忽然惺去更不能遊上座如今還得麼若不會每日見箇什麼）

福州洪塘橋上有僧列坐官人問此中還有佛麼（法眼

代云汝是什麼人

人問僧無爲無事人爲什麼却有金鎖難（五雲代云只爲無爲無事）

老宿問僧什麼處來曰牛頭山禮拜祖師來老宿曰還見祖師麼（歸宗柔代云太似不相信）

有僧與童子上經了令持經著函內童子曰某甲念底著向那裏（法燈代云汝念什麼經）

一僧注道德經人問曰久嚮大德注道德經僧曰不敢曰何如明皇（法燈代云是弟子）

雲門和尚問僧什麼處來曰江西來雲門曰江西一

隊老宿竊語住也未僧無對五雲代云與猶未已

後有僧問法眼和尚不知雲門意作麼生法眼曰大小雲門被這僧勘破五雲曰什麼處是勘破雲門處聚會麼法眼亦被後僧勘破也

因開井被沙塞却泉眼法眼問僧泉眼不通被沙塞道眼不通被什麼物礙僧無對師自代云被眼礙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七

音釋

跣息淺切足親地也 擐胡慣切貫也 讖楚譖切符讖也 倕是爲切 鑪鞴鑪落胡切鑪台也鞴蒲拜切吹火皮囊也 䀮于况切 檮陳留切剛木也 恍吁往切恍惚不明貌 揵椎梵語也此云磬又云鐘隨有尾木銅鐵鳴者皆曰揵椎揵巨寒切椎音地 罄殫罄苦定切罄盡也殫多寒切極盡也 蟭螟蟭即消切螟莫經切蟭螟蟲名 璪子皓切 殑伽梵語也此云天堂來殑其京切伽具加切 閿亡云切閿鄉地名 奘徂朗切 詰苦吉切詰旦平旦也 湏虎孔切 氤氳氤於真切氳於云切氤氳香氣貌 窆陂驗切葬下棺也 爨七亂切進火也 闃苦臭切寂靜也 舂書容切擣也 樺胡化切木名 屐奇逆切木屐也 滓側氏切滓也 豎上輿切田廬也 滌徒歷切蕩游也 箒之九切箒也 扶粉粟切打也 纂祖管切集也 皤蒲禾切 醯許亥切肉醬 菹側魚切菜酢也 售承呪切去手也 責 忒他得切差也 罽賓梵語也此云賤種罽居刈切 鏃作木切矢鏑也 唾湯臥切口液也 顫之膳切四支寒動也 葚食荏切桑實也

丹陽居士賀賁學禮施貲刻此
景德傳燈錄卷二十七計字一萬二千零八十个
該銀六兩二錢八分
安城沙門可震對　長洲徐普書　進　木楊文材刻
萬曆丙午季春月徑山寂照庵識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八

宋沙門道原纂

諸方廣語

南陽慧忠國師問禪客從何方來對曰南方來師曰南方有何知識曰知識頗多師曰如何示人曰彼方知識直下示學人即心是佛佛是覺義汝今悉具見聞覺知之性此性善能揚眉瞬目去來運用徧於身中挃頭頭知挃脚脚知故名正徧知離此之外更無別佛此身即有生滅心性無始以來未曾生滅身生滅者如龍換骨蛇脫皮人出故宅即身是無常其性常也南方所說大約如此師曰若然者與彼先尼外道無有差別彼云我此身中有一神性此性能知痛癢身壞之時神則出去如舍被燒舍主出去舍即

無常舍主常矣審如此者邪正莫辯孰爲是乎吾比遊方多見此色近尤盛矣聚却三五百衆目視雲漢云是南方宗旨把他壇經改換添糅鄙譚削除聖意惑亂後徒豈成言教苦哉吾宗喪矣若以見聞覺知是佛性者淨名不應云法離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僧又問法華了義開佛知見此復若爲師曰他云開佛知見尚不言菩薩二乘豈以衆生癡倒便同佛之知見耶僧又問阿那箇是佛心師曰牆壁瓦礫是僧曰與經大相違也涅槃云離牆壁無情之物故名佛性今云是佛心未審心

之與性爲別不別師曰迷即別悟即不別曰經云佛性是常心是無常今云不別何也師曰汝但依語而不依義譬如寒月水結爲氷及至暖時氷釋爲水衆生迷時結性成心衆生悟時釋心成性若執無情無佛性者經不應言三界唯心宛是汝自違經吾不違也問無情既有心性還解說法否師曰他熾然常說無有間歇曰某甲爲什麼不聞師曰汝自不聞曰誰人得聞師曰諸佛得聞曰衆生應無分邪師曰我爲衆生說不爲聖人說曰某甲聾瞽不聞無情說法師應合聞師曰我亦不聞曰師既不聞爭知無情解說

師曰我若得聞即齊諸佛汝即不聞我所說法曰衆生畢竟得聞否師曰衆生若聞即非衆生曰無情說法有何典據師曰不見華嚴云刹說衆生說三世一切說衆生是有情乎曰師但說無情有佛性有情復若爲師曰無情尚爾況有情耶曰若然者前舉南方知識云見聞是佛性應不合判同外道師曰不道他無佛性外道豈無佛性耶但緣見錯於一法中而生二見故非也曰若俱有佛性且殺有情即結業互讎損害無情不聞有報師曰有情是正報計我我所而懐結恨即有罪報無情是其依報無結恨心是以不

言有報曰教中但見有情作佛不見無情受記且賢
劫千佛孰是無情佛耶師曰如皇太子未受位時唯
一身爾受位之後國土盡屬於王寧有國土別受位
乎今但有情受記作佛之時十方國土悉是遮那佛
身那得更有無情受記耶曰一切衆生盡居佛身之
上便利穢汚佛身穿鑿踐蹋佛身豈無罪耶師曰衆
生全體是佛欲誰爲罪曰經云佛身無罣礙今以有
爲質礙之物而作佛身豈不乖於聖旨師曰大品經
云不可離有爲而說無爲汝信色是空否曰佛之誠
言那敢不信師曰色既是空寧有罣礙曰衆生佛性

既同只用一佛修行一切衆生應時解脫今既不爾
同義安在師曰汝不見華嚴六相義云同中有異異
中有同成壞總別類例皆然衆生佛雖同一性不妨
各各自修自得未見他食我飽曰有知識示學人但
自識性了無常時拋卻殼漏子一邊著靈臺智性迥
然而去名爲解脫此復若爲師曰前已說了猶是二
乘外道之量二乘厭離生死欣樂涅槃外道亦云吾
有大患爲吾有身乃趣乎冥諦須陀洹人八萬劫餘
三果人六四二萬辟支佛一萬劫住於定中外道亦
八萬劫住非非想中二乘劫滿猶能迴心向大外道

還以命迴曰佛性一種爲別師曰不得一種曰何也師曰或有全不生滅或半生半滅半不生滅曰孰爲此解師曰我此間佛性全不生滅汝南方佛性半生半滅半不生滅曰如何區別師曰此則身心一如心外無餘所以全不生滅汝南方身是無常神性是常所以半生半滅半不生滅曰和尚色身豈得便同法身不生滅耶師曰汝那得入於邪道曰學人早晚入邪道師曰汝不見金剛經色見聲求皆行邪道今汝所見不其然乎曰某甲曾讀大小乘教亦見有說不生不滅中道正性之處亦見有說此陰滅彼陰生

有代謝而神性不滅之文那得盡撥同外道斷常二見師曰汝學出世無上正眞之道爲學世間生死斷常二見耶汝不見肇公曰談眞則逆俗順俗則違眞違眞故迷性而莫返逆俗故言淡而無味中流之人如存若亡下士撫掌而不顧汝今欲學下士笑於大道乎曰師亦言即心是佛南方知識亦爾那有異同師不應自是而非他師曰或名異體同或名同體異因茲濫矣只如菩提涅槃眞如佛性名異體同眞心妄心佛智世智名同體異緣南方錯將妄心言是眞心認賊爲子有取世智稱爲佛智猶如魚目而亂明

珠不可留向事須甄別曰若爲離得此過師曰汝但子細反觀陰入界處一一推窮有纖毫可得否曰子細觀之不見一物可得師曰汝壞身心相耶曰身心性離有何可壞師曰身心外更有物不曰身心無外寧有物耶師曰汝壞世間相耶曰世間相即無相那用更壞師曰若然者即離過矣禪客唯然受教常州僧靈覺問曰發心出家本擬求佛未審如何用心即得師曰無心可用即得成佛曰無心可用阿誰成佛師曰無心自成佛成佛亦無心曰佛有大不可思議爲能度衆生若也無心阿誰度衆生師曰無心是眞度生

若見有生可度者即是有心宛然生滅曰今既無心能仁出世說許多教迹豈可虛言師曰佛說教亦無心曰說法無心應是無說師曰說即無無即說曰說法無心造業有心否師曰無心即無業今既有業心即生滅何得無心曰無心即成佛和尚即今成佛未師曰心尚自無誰言成佛若有佛可成還是有心有心即有漏何處得無心曰既無佛可成和尚還得佛用否師曰心尚自無用從何有曰茫然都無莫落斷見否師曰本來無見阿誰道斷曰本來無無莫落空否師曰空既是無墮從何立曰能所俱無忽有人持刀

來取命爲是有是無師曰是無曰痛否師曰痛亦無曰痛既無死後生何道師曰無死無生亦無道曰既得無物自在饑寒所逼若爲用心師曰饑卽喫飯寒卽著衣曰知饑知寒應是有心師曰我問汝有心心作何體段曰心無體段師曰汝既知無體段卽是本來無心何得言有曰山中逢見虎狼如何用心師曰見如不見來如不來彼卽無心惡獸不能加害曰寂然無事獨脫無心名爲何物師曰名金剛大士曰金剛大士有何體段師曰本無形段曰既無形段喚何物作金剛大士師曰喚作無形段金剛大士曰金剛

大士有何功德師曰一念與金剛相應能滅殑伽沙劫生死重罪得見殑伽沙諸佛其金剛大士功德無量非口所說非意所陳假使殑伽沙劫住世說亦不可得盡曰如何是一念相應師曰憶智俱忘卽是相應曰憶智俱忘誰見諸佛師曰忘卽無無卽佛曰無卽言無何得喚作佛師曰無亦空佛亦空故曰無卽佛佛卽無曰既無纖毫可得名爲何物師曰本無名字曰還有相似者否師曰無相似者世號無比獨尊汝努力依此修行無人能破壞者更不須問任意遊行獨脫無畏常有河沙賢聖之所覆護所在之處常

得河沙天龍八部之所恭敬河沙善神來護永無障難何處不得逍遙又問迦葉在佛邊聽爲聞不聞師曰不聞聞曰云何不聞聞師曰聞不聞曰如來有說不聞聞無說不聞聞師曰如來無說說曰云何無說說師曰言滿天下無口過

洛京荷澤神會大師示衆曰夫學道者須達自源四果三賢皆名調伏辟支羅漢未斷其疑等妙二覺了達分明覺有淺深教有頓漸其漸也歷僧祇劫猶處輪迴其頓也屈伸臂頃便登妙覺若病無道種徒學多知一切在心邪正由己不思一物即是自心非智所知更無別行悟入此者眞三摩提法無去來前後際斷故知無念爲最上乘曠徹清虛頓開寶藏心非生滅性絕推遷自淨則境慮不生無作乃攀緣自息吾於昔日轉不退輪今得定慧雙修如拳如手見無念體不逐物生了如來常更何所起今此幻質元是眞常自性如空本來無相既達此理誰怖誰憂天地不能變其體心歸法界萬象一如遠離思量智同法性千經萬論只是明心既不立心即體其理都無所得告諸學衆無外馳求若最上乘應當無作珍重人問無念法有無否師曰不言有無曰恁麼時作麼生

師曰亦無恁麼時猶如明鏡若不對像終不見像若見無物乃是眞見師於大藏經內有六處有疑問於六祖第一問戒定慧曰戒定慧如何所用戒何物定從何處修慧因何處起所見不通流六祖答曰定即定其心將戒戒其行性中常慧照自見自知深第二問本無今有有何物本有今無無何物誦經不見有無義眞似騎驢更覓驢答曰前念惡業本無後念善生今有念念常行善行後代人天不久汝今正聽吾言吾即本無今有第三問將生滅卻滅將滅滅卻生不了生滅義所見似聾盲答曰將生滅卻滅令人不執性將滅滅卻生令人心離境未若離二邊自除生滅病第四問先頓而後漸先漸而後頓不悟頓漸人心裏常迷悶答曰聽法頓中漸悟法漸中頓修行頓中漸證果漸中頓頓漸是常因悟中不迷悶第五問先定後慧先慧後定定慧初後何生爲正答曰常生清淨心定中而有慧於境上無心慧中而有定定慧等無先雙修自心正第六問先佛而後法先法而後佛佛法本根源起從何處出答曰說即先佛而後法聽即先法而後佛若論佛法本根源一切衆生心裏出

江西大寂道一禪師示衆云道不用修但莫汙染何爲汙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趣向皆是汙染若欲直會其道平常心是道謂平常心無造作無是非無取捨無斷常無凡無聖經云非凡夫行非賢聖行是菩薩行只如今行住坐臥應機接物盡是道道即是法界乃至河沙妙用不出法界若不然者云何言心地法門云何言無盡燈一切法皆是心法一切名皆是心名萬法皆從心生心爲萬法之根本經云識心達本源故號爲沙門名等義等一切諸法皆等純一無雜若於教門中得隨時自在建立法界盡是法界若立眞如盡是眞如若立理一切法盡是理若立事一切法盡是事擧一千從理事無別盡是妙用更無別理皆由心之迴轉譬如月影有若干眞月無若干諸源水有若干水性無若干森羅萬象有若干虚空無若干說道理有若干無礙慧無若干種種成立皆由一心也建立亦得掃蕩亦得盡是妙用妙用盡是自家非離眞而有立處立處即眞盡是自家體若不然者更是何人一切法皆是佛法諸法即解脫解脫者即眞如諸法不出眞如行住坐臥悉是不思議用不待時節經云在在處處則爲有佛佛是能仁有智慧善

機情能破一切衆生疑網出離有無等縛凡聖情盡
人法俱空轉無等輪超於數量所作無礙事理雙通
如天起雲忽有還無不留礙迹猶如畫水成文不生
不滅是大寂滅在纏名如來藏出纏名大法身法身
無窮體無增減能大能小能方能圓應物現形如水
中月滔滔運用不立根栽不盡有爲不住無爲有爲
是無爲家用無爲是有爲家依不住於依故云如空
無所依心生滅義心眞如義心眞如者譬如明鏡照
像鏡喩於心像喩諸法若心取法卽涉外因緣卽是
生滅義不取諸法卽是眞如義聲聞聞見佛性菩薩

眼見佛性了達無二名平等性性無有異用則不同
在迷爲識在悟爲智順理爲悟順事爲迷迷卽迷自
家本心悟卽悟自家本性一悟永悟不復更迷如日
出時不合於冥智慧日出不與煩惱暗俱了心及境
界妄想卽不生妄想既不生卽是無生法忍本有今
有不假修道坐禪不修不坐卽是如來清淨禪如今
若見此理眞正不造諸業隨分過生一衣一鉢坐起
相隨戒行增熏積於淨業但能如是何慮不通久立
諸人珍重

澧州藥山惟儼和尚上堂曰祖師只教保護若貪瞋

起來切須防禦莫教振觸是你欲知枯木石頭卻須
擔荷實無枝葉可得雖然如此更宜旦看不得絕卻
言語我今為汝說這箇語顯無語底他那箇本來無
耳目等貌時有僧問云何有六趣師曰我此要輪雖
在其中元來不染問不了身中煩惱時如何師曰須
惱作何相狀我且要你著看更有一般底只向紙背
上記持言語多被經論惑我不曾看經論策子汝只
為迷事走失自家不定所以便有生死心未學得一
言半句一經一論便說恁麼菩提涅槃世擯不擯若
如是解即是生死若不被此得失繫縛便無生死汝

見律師說什麼尼薩耆突吉羅最是生死本雖然恁
麼窮生死且不可得上至諸佛下至螻蟻盡有此長
短好惡大小不同若也不從外來何處有閑漢掘地
獄待你你欲識地獄道只今鑊湯煎煑者是欲識餓
鬼道即今多虛少實不令人信者是欲識畜生道見
今不識仁義不辯親踈者是豈須披毛戴角斬割倒
懸欲識人天即今清淨威儀持瓶挈鉢者是保任免
墮諸趣第一不得棄這箇這箇不是易得須向高高
山頂立深深海底行此處行不易方有少相應如今
出頭來盡是多事人覓箇癡鈍人不可得莫只記策

子中言語以爲自己見知見他不解者便生輕慢此輩盡是闡提外道此心直不中切須審悉徧歷道猶是三界邊事莫在衲衣下空過到這裏更微細在莫將謂等閑須知珍重

越州大珠慧海和尚上堂曰諸人幸自好箇無事人苦死造作要檐枷落獄作麽每日至夜奔波道我參禪學道解會佛法如此轉無交涉也只是逐聲色走有何歇時貧道聞江西和尚道汝自家寶藏一切具足使用自在不假外求我從此一時休去自己財寶隨身受用可謂快活無一法可取無一法可捨不見一法生滅相不見一法去來相徧十方界無一微塵許不是自家財寶但自子細觀察自心一體三寶常自現前無可疑慮莫尋思莫求覓心性本來清淨故華嚴經云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又淨名經云觀身實相觀佛亦然若不隨聲色動念不逐相貌生解自然無事去莫久立珍重

此日大衆普集久而不散師曰諸人何故在此不去貧道已對面相呈還肯休麽有何事可疑莫錯用心枉費氣力若有疑情一任諸人恣意早問時有僧法淵問曰云何是佛云何是法云何是僧云何是一體

三寶願師垂示師曰心是佛不用將佛求佛心是法
不用將法求法佛法無二和合爲僧即是一體三寶
經云心佛與衆生是三無差別身口意清淨名爲佛
出世三業不清淨名爲佛滅度喩如嗔時無喜喜時
無嗔唯是一心寶無二體本智法爾無漏現前如蛇
化爲龍不改其鱗衆生迴心作佛不改其面性本清
淨不待修成有證有修即同增上慢者眞空無滯應
用無窮無始無終利根頓悟用無等等即是阿耨菩
提心無形相即是微妙色身無相即是實相法身性
相體空即是虛空無邊身萬行莊嚴即是功德法身

此法身者乃是萬化之本隨處立名智用無盡名無
盡藏能生萬法名本法藏具一切智是智慧藏萬法
歸如名如來藏經云如來者即諸法如義又云世間
一切生滅法無有一法不歸如也時有人問云弟子
未知律師法師禪師何者最勝願和尚慈悲指示師
曰夫律師者啓毗尼之法藏傳壽命之遺風洞持犯
而達開遮秉威儀而行軌範牒三番羯磨作四果初
因若非宿德白眉焉敢造次夫法師者踞師子之座
瀉懸河之辯對稠人廣衆啓鑿玄關開般若妙門等
三輪空施若非龍象蹴蹋安敢當斯夫禪師者撮其

樞要直了心源出沒卷舒縱横應物咸均事理頓見如來拔生死深根獲見前三昧若不安禪靜慮到這裏總須茫然隨機授法三學雖殊得意忘言一乘何異故經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除佛方便說但以假名字引導於衆生曰和尚深達佛旨得無礙辯又問儒道釋三教同異如何師曰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機者執之即異總從一性上起用機見差別成三迷悟由人不在教之同異講唯識道光座主問曰禪師用何心修道師曰老僧無心可用無道可修曰既無心可用無道可修云何每日聚衆勸人學禪修道師曰老僧尚無卓錐之地什麼處聚衆來老僧無舌何曾勸人來曰禪師對面妄語師曰老僧尚無舌勸人焉解妄語曰某甲卻不會禪師語論也師曰老僧自亦不會講華嚴志座主問禪師何故不許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師曰法身無象應翠竹以成形般若無知對黃華而顯相非彼黃華翠竹而有般若法身故經云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黃華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翠竹還能應用座主會麼曰不了此意師曰若見性人道是亦得道不是亦得隨

用而說不滯是非若不見性人說翠竹著翠竹說黃
華著黃華說法身滯法身說般若不識般若所以皆
成爭論志禪謝而去人問將心修行幾時得解脫師
曰將心修行喩如滑泥洗垢般若玄妙本自無生大
用現前不論時節曰凡夫亦得如此否師曰見性者
卽非凡夫頓悟上乘超凡越聖迷人論凡論聖悟人
超越生死涅槃迷人說事說理悟人大用無方迷人
求得求證悟人無得無求迷人期遠劫悟人頓見維
摩座主問經云彼外道六師等是汝之師因其出家
彼師所墮汝亦隨墮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

墮三惡道謗於佛毀於法不入衆數終不得滅度汝
若如是乃可取食今請禪師明爲解說師曰迷徇六
根者號之爲六師心外求佛名爲外道有物可施不
名福田生心受供墮三惡道汝若能謗於佛者是不
著佛求毀於法者是不著法求不入衆數者是不著
僧求終不得滅度者智用現前若有如是解者便得
法喜禪悅之食有行者問有人問佛答佛問法答法
喚作一字法門不知是否師曰如鸚鵡學人語話自
語不得爲無智慧故譬如將水洗水將火燒火都無
義趣人問言之與語爲同爲異師曰夫一字曰言成

句名語且如靈辯滔滔譬大川之流水峻機疊疊如
瓶注之傾珠所以郭象號懸河秦鶻稱義海此是語
也言者丁字表心也內著玄微外現妙相萬機撓而
不亂清濁渾而常分齊王到此猶慙大夫之辭文殊
到此尚歎淨名之說如今常人云何能解源律師問
禪師常譚即心是佛無有是處且一地菩薩分身百
佛世界二地增于十倍禪師試現神通看師曰闍黎
自己是凡是聖曰是凡師曰既是凡僧能問如是境
界經云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慧此之是也又問禪
師每云若悟道現前身便解脫無有是處師曰有人

一生作善忽然偸物入手即身是賊否曰故知是也
師曰如今了了見性云何不得解脫曰如今必不可
須經三大阿僧祇劫始得師曰阿僧祇劫還有數否
源抗聲曰將賊比解脫道理得通否師曰闍黎自不
解道不可障一切人解自眼不開瞋一切人見物源
作色而去云雖老渾無道師曰即行去者是汝道講
止觀慧座主問禪師辨得魔否師曰起心是天魔不
起心是陰魔或起不起是煩惱魔我正法中無如是
事曰一心三觀義又如何師曰過去心已過去未來
心未至現在心無住於其中間更用何心起觀曰禪

師不解止觀師曰座主解否曰解師曰如智者大師
說止破止說觀破觀住止沒生死住觀心神亂且爲
當將心止心爲復起心觀觀若有心觀是常見法若
無心觀是斷見法亦有亦無成二見法請座主子細
說看曰若如是問俱說不得也師曰何曾止觀人問
般若大否師曰大曰幾許大師曰無邊際曰般若小
否師曰小曰幾許小師曰看不見曰何處是師曰何
處不是維摩座主問經云諸菩薩各入不二法門維
摩默然是究竟否師曰未是究竟聖意若盡第三卷
更說何事座主良久曰請禪師爲說未究竟之意師

曰如經第一卷是引衆呵十大弟子住心第二諸菩
薩各說入不二法門以言顯於無言文殊以無言顯
於無言維摩不以言不以無言故默然收前言語故
第三卷從默然起說又顯神通作用座主會麼曰奇
怪如是師曰亦未如是曰何故未是師曰且破人執
情作如此說若據經意只說色心空寂令見本性教
捨偽行入眞行莫向言語紙墨上討意度但會淨名
兩字便得淨者本體也名者迹用也從本體起迹用
從迹用歸本體體用不二本迹非殊所以古人道本
迹雖殊不思議一也一亦非一若識淨名兩字假號

更說什麼究竟與不究竟無前無後非本非末非淨非名只示衆生本性不思議解脫若不見性人終身不見此理僧問萬法盡空識性亦爾譬如水泡一散更無再合身死更不再生即是空無何處更有識性師曰泡因水有泡散可即無水身因性起身死豈言性滅曰既言有性將出來看師曰汝信有明朝否曰信師曰試將明朝來看曰明朝實是有如今不可得師曰明朝不可得不是無明朝汝自不見性不可是無性今見著衣喫飯行住坐臥對面不識可謂愚迷汝欲見明朝與今日不異將性覓性萬劫終不見亦如盲人不見日不是無日講青龍疏座主問經云無法可說是名說法禪師如何體會師曰爲般若體畢竟清淨無有一物可得是名無法即於般若空寂體中具河沙之用即無事不知是名說法故云無法可說是名說法講華嚴座主問禪師信無情是佛否師曰不信若無情是佛者活人應不如死人死驢死狗亦應勝於活人經云佛身者即法身也從戒定慧生從三明六通生從一切善法生若說無情是佛者大德如今便死應作佛去有法師問持般若經最多功德師還信否師曰不信曰若是靈驗傳十餘卷皆不

堪信也師曰生人持孝自有感應非是白骨能有感應經是文字紙墨性空何處有靈驗靈驗者在持經人用心所以神通感物試將一卷經安著案上無人受持自能有靈驗否僧問未審一切名相及法相語之與默如何通會即得無前後師曰一念起時本來無相無名何得說有前後不了名相本淨妄計有前後夫名相關鑰非智鑰不能開中道者病在中道二邊者病在二邊不知現用是無等等法身迷悟得失常人之法自起生滅埋沒正智或斷煩惱或求菩提背卻般若波羅蜜人問律師何故不信禪師曰理幽難顯名相易持不見性者所以不信若見性者號之為佛識佛之人方能信入佛不遠人而人遠佛佛是心作迷人向文字中求悟人向心而覺迷人修因待果悟人了心無相迷人執物守我為己悟人般若應用現前愚人執空執有生滯智人見性了相靈通乾慧辯者口疲大智體了心泰菩薩觸物斯照聲聞怕境昧心悟者日用無生迷人現前隔佛人問如何得神通去師曰神性靈通徧周沙界山河石壁去來無礙剎那萬里往返無蹤火不能燒水不能溺愚人自無心智欲得四大飛空經云取相凡夫隨宜為說心

無形相即是微妙色身無相即是實相實相體空喚
作虛空無邊身萬行莊嚴故云功德法身即此法身
是萬行之本隨用立名實而言之只是清淨法身也
人問一心修道過去業障得消滅否師曰不見性人
未得消滅若見性人如日照霜雪又見性人猶如積
草等須彌只用一星之火業障如草智慧似火曰云
何得知業障盡師曰見前心通前後生事猶如對見
前佛後佛萬法同時經云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場成
就一切智故有行者問云何得往正法師曰求往正
法者是邪何以故法無邪正故曰云何得作佛去師

曰不用捨衆生心但莫汚染自性經云心佛及衆生
是三無差別曰若如是解者得解脫否師曰本自無
縛不用求解法過語言文字不用數句中求法非過
現未來不可以因果中契法過一切不可比對法身
無象應物現形非離世間而求解脫僧問何者是般
若師曰汝疑不是者試說看又問云何得見性師曰
見即是性無性不能見又問如何是修行師曰但莫
汚染自性即是修行莫自欺誑即是修行大用現前
即是無等等法身又問性中有惡否師曰此中善亦
不立曰善惡俱不立將心何處用師曰將心用心是

大顛倒曰作麼生即是師曰無作麼生亦無可是人
問有人乘船船底刺殺螺蜆爲是人受罪爲復船當
辜師曰人船兩無心罪正在汝譬如狂風折樹損命
無作者無受者世界之中無非衆生受苦處僧問未
審託情勢指境勢語黙勢乃至揚眉動目等勢如何
得通會於一念間師曰無有性外事用妙者動寂俱
妙心眞者語黙總眞會道者行住坐臥是道爲迷自
性萬惑茲生又問如何是法有宗旨師曰隨其所立
即有衆義文殊於無住本立一切法曰莫同太虛否
師曰汝怕同太虛否曰怕師曰解怕者不同太虛又

問言方不及處如何得解師曰汝今正說時疑何處
不及有宿德十餘人同問經云破滅佛法未審佛法
可破滅否師曰凡夫外道謂佛法可破滅二乘人謂
不可破滅我正法中無此二見若論正法非但凡夫
外道未至佛地者二乘亦是惡人又問眞法幻法空
法非空法各有種性否師曰夫法雖無種性應物俱
現心幻也一切俱幻若有一法不是幻者幻即有定
心空也一切皆空若有一法不空空義不立迷時人
逐法悟時法由人如森羅萬象至空而極百川衆流
至海而極一切賢聖至佛而極十二分經五部毗尼

五圍陀論至心而極心者是總持之妙本萬法之洪源亦名大智慧藏無住涅槃百千萬名盡心之異號耳又問如何是幻師曰幻無定相如旋火輪如乾闥婆城如機關木人如陽燄如空華俱無實法又問何名大幻師師曰心名大幻師身爲大幻城名相爲大幻衣食河沙世界無着幻外事凡夫不識幻處處迷幻業聲聞怕幻境昧心而入寂菩薩識幻法達體幻不拘一切名相佛是大幻師轉大幻法輪成大幻涅槃轉幻生滅得不生不滅轉河沙穢土成清淨法界僧問何故不許誦經喚作客語師曰如鸚鵡只學人言不得人意經傳佛意不得佛意而但誦是學語人所以不許曰不可離文字言語別有意耶師曰汝如是說亦是學語曰同是語言何偏不許師曰汝今諦聽經有明文我所說者義語非文衆生說者文語非義得意者越於浮言悟理者超於文字法過語言文字何向數句中求是以發菩提者得意而忘言悟理而遺教亦猶得魚忘筌得兔忘蹄也有法師問念佛是有相大乘禪師意如何師曰無相猶非大乘何況有相經云取相凡夫隨宜爲說又問願生淨土未審實有淨土否師曰經云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

淨即佛土淨若心清淨所在之處皆為淨土譬如生國王家決定紹王業發心向佛道是生淨佛國其心若不淨在所生處皆是穢土淨穢在心不在國土又問每聞說道未審何人能見師曰有慧眼者能見曰甚樂大乘如何學得師曰悟即得不悟不得曰如何得悟去師曰但諦觀曰似何物師曰無物似曰應是畢竟空師曰空無畢竟曰應是有師曰有而無相曰不悟如何師曰大德不自悟亦無人相障人問佛法在於三際否師曰見在無相不在其外應用無窮不在於內中間無住處三際不可得曰此言大混師曰

汝正說混之一字時在內外否曰弟子究檢內外無蹤迹師曰若無蹤迹明知上來語不混曰如何得作佛師曰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曰衆生入地獄佛性入否師曰如今正作惡時更有善否曰無師曰衆生入地獄佛性亦如是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如何師曰作佛用是佛性作賊用是賊性作衆生用是衆生性性無形相隨用立名經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僧問何者是佛師曰離心之外即無有佛曰何者是法身師曰心是法身謂能生萬法故號法界之身起信論云所言法者謂衆生心即依此心顯示

摩訶衍義又問何名有大經卷内在一微塵師曰智慧是經卷經云有大經卷量等三千大千界内在一微塵中一塵者是一念心塵也故云一念塵中演出河沙偈時人自不識又問何名大義城何名大義王師曰身爲大義城心爲大義王經云多聞者善於義不善於言説言説生滅義不生滅義無形相在言説之外心爲大經卷心爲大義王若不了了識心者不名善義只是學語人也又問般若經云度九類衆生皆入無餘涅槃又云實無衆生得滅度者此兩段經文如何通會前後人説皆云實度衆生而不取衆生相常疑未決請師爲説師曰九類衆生一身具足隨造隨成是故無明爲卵生煩惱包裹爲胎生愛水浸潤爲濕生欻起煩惱爲化生悟即是佛迷號衆生菩薩只以念念心爲衆生若了念念心體空名爲度衆生也智者於自本際上度於未形未形既空即知實無衆生得滅度者僧問言語是心否師曰言語是緣不是心曰離緣何者是心師曰離言語無心曰離言語既無心若爲是心師曰心無形相非離言語非不離言語心常湛然應用自在祖師云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僧問如何是定慧等學師曰定是體慧是

用從定起慧從慧歸定如水與波一體更無前後名定慧等學夫出家兒莫尋言逐語行住坐臥竝是汝性用什麼處與道不相應且自一時休歇去若不隨外境風心性水常自湛湛無事珍重

汾州大達無業國師上堂有僧問曰十二分教流于此土得道果者非止一二云何祖師東化別唱玄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豈得世尊說法有所未盡只如上代諸德高僧竝學貫九流洞明三藏生肇融叡盡是神異間生豈得不知佛法遠近某甲庸昧願師指示師曰諸佛不曾出世亦無一法與人但隨病施方遂有十二分教如將蜜果換苦葫蘆淘汝諸人業根都無實事神通變化及百千三昧門化彼天魔外道福智二嚴爲破執有滯空之見若不會道及祖師來意論什麼生肇融叡如今天下解禪解道如河沙數說佛說心有百千萬億纖塵不去未免輪迴思念不亡盡須沉墜如斯之類尚不能自識業果妄言自利利他自謂上流竝他先德但言觸目無非佛事舉足皆是道場原其所習不如一箇五戒十善凡夫觀其發言嫌他二乘十地菩薩且醍醐上味爲世珍奇遇斯等人翻成毒藥南山尚自不許呼爲大乘學語之

流爭鋒唇舌之間鼓論不形之事竝他先德誠實苦
哉只如野逸高士尚解枕石漱流棄其利祿亦有安
國理民之謀徵而不赴況我禪宗途路且別看他古
德道人得意之後茆茨石室向折脚鐺子裏煮飯喫
過三十二十年名利不干懷財寶不爲念大忘人世
隱跡巖叢君主命而不來諸侯請而不赴豈同我輩
貪名愛利汨沒世途如短販人有少希求而忘大果
十地諸賢豈不通佛理可不如一箇博地凡夫實無
此理他說法如雲如雨猶被佛呵云見性如隔羅穀
只爲情存聖量見存果因未能逾越聖情過諸影跡

先賢古德碩學高人博達古今洞明教綱蓋爲識學
詮文水乳難辨不明自理念靜求眞嗟乎得人身者
如爪甲上土失人身者如大地土良可傷哉設有悟
理之者有一知一解不知是悟中之則入理之門便
謂永出世利巡山傍澗輕忽上流致使心漏不盡理
地不明空到老死無成虛延歲月且聰明不能敵業
乾慧未免苦輪假使才並馬鳴解齊龍樹只是一生
兩生不失人身根思宿淨聞知即解如彼生公何足
爲羨與道全遠共兄弟論實不論虛只這口食身衣
盡是欺賢罔聖求得將來他心慧眼觀之如喫膿血

一般總須償他始得阿那箇有道果自然招得他信施來不受者學般若菩薩不得自謾如冰凌上行似劍刃上走臨終之時一毫凡聖情量不盡纖塵思念未忘隨念受生輕重五陰向驢胎馬腹裏託質泥犂鑊湯裏煮煠一徧了從前記持憶想見解智慧都盧一時失卻依前再爲螻蟻從頭又作蚊虻雖是善因而遭惡果且圖什麼兄弟只爲貪欲成性二十五有向腳跟下繫著無成辦之期祖師觀此土衆生有大乘根性唯傳心印指示迷情得之者卽不揀凡之與聖愚之與智且多虛不如少實大丈夫兒如今直下便休歇去頓息萬緣越生死流迥出常格靈光獨照物累不拘巍巍堂堂三界獨步何必身長丈六紫磨金輝項佩圓光廣長舌相若以色見我是行邪道設有眷屬莊嚴不求自得山河大地不礙眼光得大總持一聞千悟都不希求一餐之直汝等諸人儻不如是祖師來至此土非常有損有益有益者百千人中撈攏一箇半箇堪爲法器有損者如前已明從他依三乘教法修行不妨卻得四果三賢有進修之分所以先德云了卽業障本來空未了還須償宿債

池州南泉普願和尚上堂曰諸子老僧十八上解作

活計有解作活計者出來共你商量是任山人始得良久顧視大衆合掌曰珍重無事各自修行大衆不去師曰如聖果大可畏勿量太人尚不奈何我且不是渠渠且不是我渠爭奈我何他經論家說法身爲極則喚作理盡三昧義盡三昧似老僧向前被人教返本還源去幾恁麼會禍事兄弟近日禪師太多覓箇癡鈍人不可得不道全無於中還少若有出來共你商量如空劫時有修行人否有無作麼不道阿你尋常巧脣薄舌及乎問著總皆不道何不出來莫論佛出世時事兄弟今時人擔佛著肩上行聞老僧言

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便聚頭擬推老僧無你推處你若束得虛空作棒打得老僧著一任推特有僧問從上祖師至江西大師皆云卽心是佛平常心是道今和尚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學人悉生疑惑請和尚慈悲指示師乃抗聲答曰你若是佛休更涉疑卻問老僧何處有恁麼傍家疑佛來老僧且不是佛亦不曾見祖師你恁麼道自覓祖師去曰和尚恁麼道教學人如何扶持得師曰你急手托虛空著曰虛空無動相云何托師曰你言無動相早是動也虛空何解道我無動相此皆是你情見曰虛空無動相尚是情

見前遣某甲托何物師曰你既知不應言托擬何處
扶持他曰即心是佛既不得是心作佛否師曰是心
是佛是心作佛情計所有斯皆想成佛是智人心是
采集主皆對物時他便妙用大德莫認心認佛設認
得是境被他喚作所知愚故江西大師云不是心不
是佛不是物且教你後人恁麼行履今時學人披箇
衣服傍家疑恁麼閑事還得否曰既不是心不是佛
不是物和尚今卻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未審若何
師曰你不認心是佛智不是道老僧勿得心來復何
處著曰總既不得何異太虛師曰既不是物比什麼

太虛又教誰異不異曰不可無他不是心不是佛不
是物師曰你若認這箇還成心佛去也曰請和尚說
師曰老僧自不知曰何故不知師曰教我作麼生說
曰可不許學人會道師曰會什麼道又作麼生會曰
某甲不知師曰不知卻好若取老僧語喚作依通人
設見彌勒出世還被他燒卻頭尾曰使後人如何師
曰你且自看莫憂他後人曰前不許某甲會道今復
令某甲自看未審如何師曰真會妙會許你作麼
生會曰如何是妙會師曰還欲學老僧語縱說是老
僧說大德如何曰某甲若自會即不煩和尚乞慈悲

指示師曰不可指東指西賺人你當哆哆和和時作麼不來問老僧今時巧黠始道我不會圖什麼你若此生出頭來道我出家作禪師如未出家時曾作什麼來且說看共你商量曰恁麼時某甲不知師曰旣不知即今認得豈可是耶曰認得旣不是不認是否師曰認不認是什麼語話曰到這裏某甲轉不會也師曰你若不會我更不會曰某甲是學人即不會和尚是善知識合會師曰這漢向你道不會誰論善知識莫巧黠看他江西老宿在日有一學士問如水無筋骨能乗萬斛舟此理如何老宿云這裏無水亦無舟論什麼筋骨兄弟他學士便休去可不省力所以數數向道佛不會道我自修行用知作麼曰如何修行師曰不可思量得向人道恁麼修恁麼行大難曰還許學人修行否師曰老僧不可障得你曰某甲如何修行師曰要行即行不可專尋他背曰若不因善知識指示無以得會如和尚每言修行須解始得若不解即落他因果無自由分未審如何修行即免落他因果師曰更不要商量若論修行何處不去得曰如何去得師曰你不可逐背尋得曰和尚未說教某甲作麼生尋師曰縱說何處覓去且如你從旦至夜

忽東行西行你尚不商量道去得不得別人不可知得你曰當東行西行總不思量是否師曰恁麼時誰道是不是曰和尚每言我於一切處而無所行他拘我不得喚作徧行三昧普現色身莫是此理否師曰若論修行何處不去不說拘與不拘亦不說三昧曰何異有法得菩提道師曰不論異不異曰和尚所說修行迢然與大乘別未審如何師曰不管他別不別兼不曾學來若論看教自有經論座主他教家實大可畏你且不如聽去好曰究竟令學人作麼生會師曰如汝所問元只在因緣邊看你見不奈何緣是認

得六門頭事你但會佛那邊卻來我與你商量兄弟莫恁麼尋逐不住恁麼不取古人語行菩薩行唯一入行天魔波旬領諸眷屬常隨菩薩後覓心行起處便擬撲倒如是經無量劫覓一念異處不得方與眷屬禮辭讚歎供養猶是進修位中下之人便不奈何況絕功用處如文殊普賢更不話他兄弟作麼生道行是無覓一日行底人不可得今時傍家從年至歲只是覓究竟作麼生空弄唇舌生解曰當恁麼時無佛名無衆生名便其中作麼圖度師曰你言無佛名無衆生名早是圖度了也亦是記他言語曰若如是

悉屬佛出世時事了不可不言師曰你作麼生言曰設使言詮亦不及師曰若道言不及是及語你患人麼尋逐誰與你為境曰既無為境者誰是邪邊人師曰你若不引教來即何處論佛既不論佛老僧與誰論這邊那邊曰果雖不住道而道能為因如何師曰是他古人如今不可不奉戒我不是渠渠不是我作得伊如狸奴白牯行履卻快活你若一念異即難為修行曰云何一念異難為修行師曰纔一念異便有勝劣二根不是情見隨他因果更有什麼自由分曰每聞和尚說報化非真佛亦非說法者未審如何師

曰緣生故非曰報化既非真佛法身是真佛否師曰早是應身也曰若恁麼即法身亦非真佛師曰法身是真非真老僧無舌不解道你教我道即得曰離三身外何法是真佛師曰這漢共八九十老人相罵向你道了也更問什麼離不離擬把楔釘他虛空曰伏承華嚴經是法身佛說如何師曰你適來道什麼語其僧重問師顧視歎曰若是法身說你向什麼處聽曰某甲不會師曰大難大難好去珍重

趙州從諗和尚上堂云金佛不度鑪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內裏坐菩提涅槃真如佛性盡是貼

體衣服亦名煩惱不問即無煩惱且實際理什麼處
著得一心不生萬法無咎汝但究理坐看三二十年
若不會適截取老僧頭去夢幻空華何勞把捉心若
不異萬法一如既不從外得更拘執作什麼如羊相
似亂拾物安向口裏老僧見藥山和尚道有人問著
者便敎合却口老僧亦敎合却口取我是淨一似獵
狗專欲嗅物佛法在什麼處這裏一千人盡是覓作
佛漢子於中覓一箇道人無若與空王為弟子莫敎
心病最難醫未有世間時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
不壞從一見老僧後更不是別人只是一箇主人公
這箇更用向外覓物作什麼正恁麼時莫轉頭換腦
若轉頭換腦即失却去也時有僧問承師有言世界
壞時此性不壞如何是此性師曰四大五陰僧曰此
猶是壞底如何是此性師曰四大五陰（法眼云是一箇兩箇是壞不壞且作麼生會試斷看）
鎮府臨濟義玄和尚示衆曰今時學人且要明取自
己真正見解若得自己見解即不被生死染去住自
由不要求他（殊勝殊勝）自備如今道流且要不滯於惑要
用便用如今不得病在何處病在不自信處自信不
及即便忙忙徇一切境脫大德若能歇得念念馳求

心便與祖師不別汝欲識祖師麼即汝目前聽法底是學人信不及便向外馳求得者只是文字學與他祖師大遠在莫錯大德此時不遇萬劫千生輪迴三界徇好惡境向驢牛肚裏去也如今諸人與古聖何別汝且欠少什麼六道神光未曾間歇若能如此見是一生無事人一念淨光是汝屋裏法身佛一念無分別光是汝報身佛一念無差別光是汝化身佛此三身即是今日目前聽法底人爲不向外求有此三種功用據教三種名爲極則約山僧道三種是名言故云身依義而立土據體而論法性身法性土明知

是光影大德且要識取弄光影人是諸佛本源是一切道流歸舍處大德四大身不解說法聽法虛空不解說法聽法是汝目前歷歷孤明勿形段者解說法聽法所以山僧向汝道五蘊身田內有無位眞人堂堂顯露無絲髮許間隔何不識取心法無形通貫十方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心若不在隨處解脫山僧見處坐斷報化佛頭十地滿心猶如客作兒等妙二覺如擔枷帶鎖羅漢辟支猶如糞土菩提涅槃繫驢馬橛何以如斯蓋爲不達三祇劫空有此障隔若是眞道流盡不如此如今略爲諸人

大約話破自看遠近時光可惜各自努力珍重
玄沙宗一師備大師上堂曰太虛日輪是一切人成
立太虛見在諸人作麼生滿目覷不見滿耳聽不聞
此兩處不省得便是瞌睡漢若明徹得坐卻凡聖坐
卻三界夢幻身心無一物如針鋒許為緣為對直饒
諸佛出來作無限神通變現設如許多教綱未曾措
著一分毫唯助初學誠信之門還會麼水鳥樹林卻
解提綱他甚端的自是少人聽非是小事天魔外道
是辜恩負義天人六趣是自欺自誑如今沙門不薦
此事翻成弄影漢生死海裏浮沉幾時休息去自家
幸有此廣大門風不能紹繼得更向五蘊身田裏作
主宰還夢見麼如許多田地教誰作主宰大地載不
起虛空包不盡豈是小事若要徹即今這裏便明徹
去不教仁者取一法如微塵大不教仁者捨一法如
毫髮許還會麼時有僧問從上宗旨如何師默然僧
再問師乃叱之僧問從何方便門令學人得入師曰
入是方便僧問初心人來師如何指示師曰什麼處
得初心來僧問學人創入叢林乞師提接師以杖指
之僧曰學人不會師曰我恁麼為汝卻成抑屈於人
如今若的自肯當人分上不論初學入叢林可謂共

諸人久踐與過去諸佛無所乏少如大海水一切魚
龍初生至老吞吐受用悉皆平等所以道初發心者
與古佛齊肩奈何汝無始積劫動諸妄情結成煩惱
如重病人心狂熱悶顛倒亂見都無實事如今所覩
一切境界皆亦如是對汝諸根盡成顛倒古人以無
窮妙藥醫療對治直至十地未得惺惺將知大不容
易古人思惟如喪考妣如今兄弟見似等閑何處別
有人爲汝了得可惜時光虛度何妨密密地自究子
細觀尋至無著力處自息諸緣去縱未發萌種子猶
在若總取我傍家打鼓弄粥飯氣力將此造次排遣

生死賺汝一生有何所益應須如實知取好無事珍
重

漳州羅漢桂琛和尚上堂大衆立久師曰諸上座不
用低頭思量思量不及便道不用揀擇委得下口處
麼汝向什麼處下口試道看還有一法近得汝還有
一法遠得汝麼同得汝異得汝麼既然如是爲什麼
却特地艱難去蓋爲不丈夫男子儱儱侗侗無些子
威光慼慼地遮護箇意根恐怕人問著我宗道汝若
有達悟處但去卻人我披露將來與汝驗過直下作
麼不肯莫把牛迹裏水以爲大海佛法徧周沙界莫

錯向肉團心上妄立知見以爲疆界此見聞覺知識
想情緣然非不是若向這裏點頭道我眞實卽不得
只如古人道此事唯我能知是何境界還識得麼莫
是汝見我我見汝便是麼莫錯會若是這箇我我隨
生滅身有卽有身無卽無所以古佛爲汝今日人說
異法有故異法出生異法無故異法滅盡莫將爲等
閑生死事大此一團子消殺不到在處爭張不少聲
色若不破受想行識亦然後得汝骨出在莫道五陰
本來空也不由汝口便解空去所以道須得親徹須
眞實也不是今日老師始解恁麼道他古聖告報汝

喚作金剛祕密不思議光明藏覆陰乾坤生凡育聖
亘古亘今誰人無分旣若如此更藉何人所以諸佛
慈悲見汝不奈何開方便門示眞實相我今方便也
汝還會麼若不會莫向意根下揑怪僧問從上宗門
乞師方便師曰方便卽不無汝喚什麼作宗門曰恁
麼卽學人虗施此問師曰汝有什麼罪過問佛法還
受雕琢也無師曰作麼不受曰如何雕琢師曰佛法
問諸行無常是生滅法如何是不生不滅法師曰用
不生不滅作麼問才擬是過不擬時如何師曰擬有
什麼過曰恁麼卽便自無瘡也師曰合取口問諸境

中以何爲主師曰那箇是諸境曰莫是疑處是麼師曰把將疑處來問正恁麼時是什麼師曰不恁麼時是什麼曰學人道不得師曰口裏是什麼塞卻師又曰諸人朝晡恁麼上來下去也只是被些子聲色惑亂身心不安若是聲色名字不是佛法又疑伊什麼若是佛法不是聲色名字汝又作麼生擬把身心湊泊伊若是聲色名字總是聲色名字若是佛法總是佛法會麼與聲無聲與色無色離字無名離名無字試把舌頭點看有多少聲色名字自何而色以何爲名三界如是呼嗾尚覓出頭不得因什麼卻特地難

爲去只爲諸人自生顛倒以常爲斷悟假迷眞眞外馳求强捏異見終日共人商量便有佛法不與人商量便是世間閑人話到這裏才舉著佛法便道提心即差動念即乖尋常諸處元無口似紡車總便不差去佛法事不是隔日瘧祇由汝狂識凡情作差與不差解忽然見我拈箇槌子提背便作意度顧覽不然見我把箇箒子掃東掃西便各照覺是汝尋常打柴何不顧覽招呼便悟去上座佛法莫向意根下皮袋裏作測度汝成自賺我不敢網絆初心籠罩後學各自究去無事珍重

大法眼文益禪師上堂曰諸上座時寒何用上來且道上來好不上來好或有上座道不上來卻好什麼處不是更用上來作什麼更有上座道是伊也不得一向又須到和尚處始得諸上座且道這兩箇人於佛法中還有進趣也未上座實是不得並無少許進趣古人喚作無孔鐵鎚生盲生聾無異若更有上座出來道彼二人總不得爲什麼如此爲伊執著所以不得諸上座總似恁麼行腳總似恁麼商量且圖什麼爲復只要弄脣觜爲復別有所圖恐伊執著且執著什麼爲復執著理執著事執著色執著空若是理

理且作麼生執若是事事且作麼生執著色著空亦然山僧所以尋常向諸上座道十方諸佛十方善知識時常垂手諸上座時常接手十方諸佛垂手時有也什麼處是諸上座時常接手處還有會處會取好若未會得莫道總是都來圓取諸上座傍家行腳也須審諦著些子精彩莫只藉少智慧過卻時光山僧在衆見此多矣更有一般上座自己東西猶未知向這邊那邊東聽西聽說得少許以爲胸襟仍爲他人注腳將爲自己眼目上座總似這箇行腳自賺亦乃賺他奉勸諸上座且明取道眼好些子粥飯智慧不足

可恃若是世間造作種種非違之事入地獄猶有劫
數且有出期若是錯與他人開眼自陷在地獄冥冥
長夜無有出期莫將爲等閑奉勸且依古聖慈悲門
好他古聖所見諸境唯見自心祖師道不是風動旛
動仁者心動但且恁麼會好別無親於親處也師良
久又云諸上座貶也得剝也得時僧問學人不爲別
事請師直道師曰汝是不爲別事問如何是不生不
滅底心師曰那箇是生滅底心僧曰爭奈學人不見
師曰汝若不見不生不滅底也不是問如何是佛法
大意師曰便會取問古人毚見人恁麼來便叫失也

古人意如何師曰汝不信但問別人問維摩與文殊
對談何事師曰汝不妨聰明問法同法性入諸法故
古意如何師曰汝是行脚僧問如何是解修行底人
師曰汝是什麼人曰恁麼即不落因果也師曰莫作
野干鳴問識本還源時如何師曰謾語問明暗不分
時如何師曰道什麼問如何是對境數起底心師曰
恰道著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謝指示問決擇
之次如履輕冰如何決擇師曰待汝疑即道曰學人
即今疑師曰𧍒阿誰問從上宗乘如何履踐師曰雷
聲甚大雨點全無問如何是末後句師曰苦問如何

是玄言妙旨師曰用玄言妙旨作什麼問如何是直道師曰恐難副此問問承教有言佛眞法身猶若虗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如何得恁麼師曰如何得恁麼問教云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學人如何解師曰汝甚解師又曰此問已是不會古人語也因什麼卻向伊道汝甚解何處是伊解處莫是於伊分中便點與伊麼莫是爲伊不會問卻反射伊麼且素非此理愼莫錯會除此兩會別又如何商量諸上座若會得此語也卽會得諸聖總持門且作麼生會若也會得一音演說不會隨類各解恁麼道莫是

有過無過說麼莫錯會好旣不恁麼會作麼生說一音演說隨類得解有箇去處始得每日空上來下去又不當得人事且究道眼始得他古人道一切聲是佛聲一切色是佛色何不且恁麼會取僧問遠遠尋聲請師一接師曰汝尋底是什麼聲是僧聲是俗聲是凡聲是聖聲還有會處麼若也實不會上座吵吵是聲吵吵是色聲色不奈何莫將爲等閑上座若會得卽是眞實若不會卽是幻化若也會得卽是幻化若也不會卽是眞實他古人亦向上座道唯我能知除此外別無作計校處上座成不成從何而出是不

是從何而出理無事而不顯事無理而不消事理不二不事不理不理不事恁麼注解與上座若更不會不如且依古語好他古人見上座百般不得所以垂慈向汝道將聞持佛佛何不自聞聞無事珍重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八

音釋

挃 之日切撞也　掁 直庚切　糅 女救切雜也　儀偰 儀莫結切偰先結切　賺 直陷切　絆 博幔切羈絆也　吵吵 初爪切

丹陽居士賀學禮施貲刻此
景德傳燈錄卷二十八計一萬六千五百三十
箇該銀八兩五錢四分
平湖沙彌在照對長洲徐普書江寧羅任貴刻
萬曆丙午年季夏月徑山寂照庵識

